

古宋八家手翰村田微典編 卷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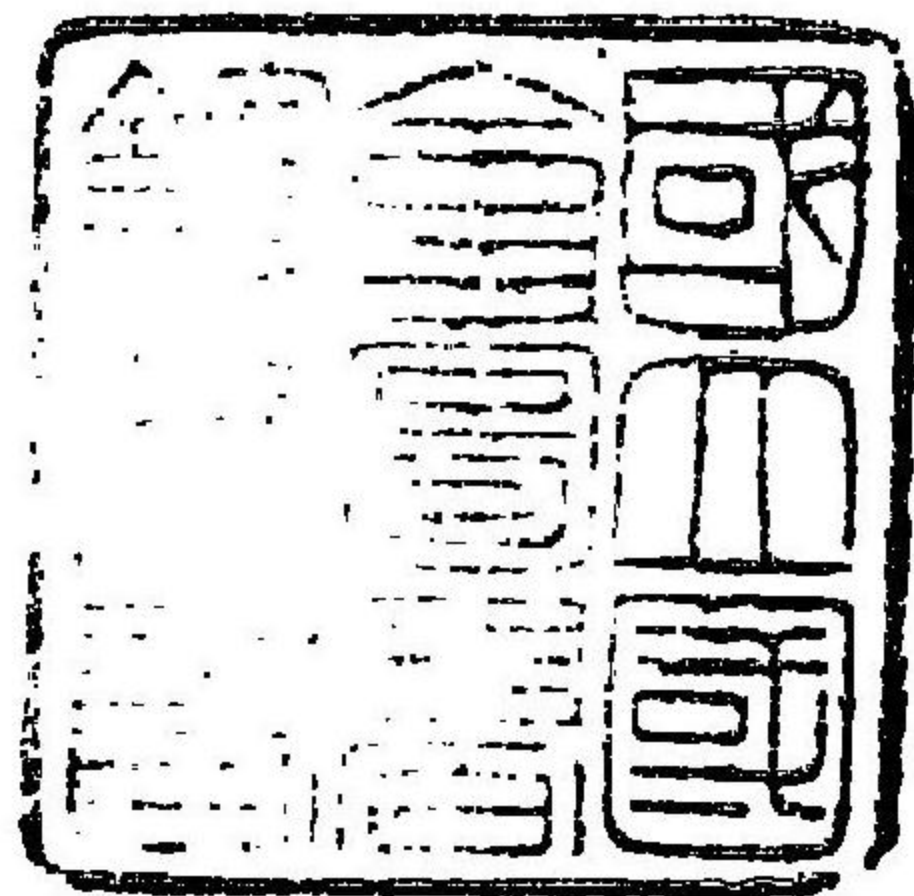
W489  
20

昭14  
A  
105



昭14  
A  
105

W489  
20



45.6.10  
830630

若觀禮記

家千翰卷下

與司馬公

村田

春來景仁大自洛還復辱賜教副以

楮札相示

日尋以出京無暇比到官隨分紛糾久稽裁謝悚忤無

已比日不審台候何如某強顏苟祿忝竊中所愧於左

立憲國政當

政務調查館

圖書之印

禮記卷下

卷下



右者多矣。未涯瞻奉。惟冀為國自重。謹奉啓問。

又

某再啓。超然之作不惟不肖附託。以為罷遂使東方陋  
州為不朽之風。獎事然所以與則過矣。久不見公新文。  
忽領獨樂園記。誦味不已。輒不自撰。作一詩聊發一笑。  
耳。彭城佳山水。魚蟹侔江湖。爭訟寂然盜賊衰。聊可

藏拙。但朋遊闊遠。舍第非久。赴任益岑寂也。

又

某啓。去歲臨去黃州。嘗奉短啓。爾後行役無定。因循至  
今。聞公登庸。特與小民同增鼓舞而已。亦不敢上問想  
識此意。

與范蜀公



某頓首。日望旌旗之至。不敢復上問。不謂高懷超然。不屑世故。堅卧莫致。有識悵惘。然孤風凜然。足以下激頽靡。雖非落落可指之功。其於二聖忠厚之治。所補多矣。比日履茲寒凝。台候何如。末由瞻奉。伏冀萬萬為國自重。不宣。

又

某啓。碌碌無補。久竊非據。又舍弟繼進。皆以踈愚。處必爭之地。公議未厭。豈可久安。非遠當乞一郡。以自効。或得過謁。少聞誨語。大幸也。始者以意。丈丈絕意。軒昂然。當強到闕。一見嗣聖。今乃確然如此。殊乖素望矣。然士大夫甚高此舉也。冗中不盡區區。

與呂龍圖



某啓久以司事。汨沒殊不獲覲止。竊惟應得踈絕之罪。於左右不意寬仁含垢察其俗狀之常情恕其簡略之小過光降書辭曲加勞問拜覲之際益增厚顏旦夕詣實次盛暑伏惟為朝廷自愛上副注倚之心下慰與人之望謹咨。

與劉貢父

某蒙在無恙但秋來水患僅免為魚而明年之憂方未可測或教別乞郡脫去又恐遺患後人為識者所譏已附詔使奏牘乞以石磬城脚週迴一丈其役甚大且艱但成則百餘年利也此去又須晝夜勞苦半年乃成成後勾一宮觀漸謀歸田耳窮蹇迂拙所值如此奈何奈何何時面言以散蘊結乍寒惟萬萬自重不宣。



又

某。忝員過甚。出於素獎。然迂拙多忤。而處爭地。不敢作  
久安計。兄當有以教督之。血指汗顏。旁觀之誚。奈何奈  
何。舉官之事。有司逃失行之罪。歸咎於兄。清明在上。豈  
可容此小子。何與焉。茯苓松脂。雖乏近效。而歲計有餘。  
未可棄也。默坐反照。瞑目數息。當記別時語耶。

與曾子宣

某。啟。日欲作塔記。未嘗忘也。而別後紛紛。實無少暇。既  
請寬限。而自違之。慙悚無他。數日來。方得免詳定役法。  
自此度。有少閒。得應命也。屢煩誨諭。知罪深矣。

又

某。啟。辱教。伏承台候。萬福為慰。塔記非敢慢。蓋供職數



日職事如麻。歸則為詞頭。所迫率常以半夜乃息。五更復起。實未有餘力。乞限一月。所敢食言。有如河。願公一笑而恕之。且夕當邂逅而啓。

與滕達道

某去歲所買田。已旱損一半。更十日不雨。則已矣。奇窮所向如此。可笑可笑。老遠去。此意豈可忘。老病憔悴。得公厚顧。翹然增氣也。

又

某啓。屢枉專使。感忤無量。竊審比來尊體勝常。以慰下情。某近絕。佳健。見教如元素。默罷薄有所悟。遂絕此事。仍不復念。方知此中有無量樂。田願未絕。乃無量苦。辱公厚念。故盡以奉聞也。晚景若不打疊此事。則大錯。雖



二十四州鐵打不就矣。既欲發一笑且欲少補左右耳。  
不罪不罪。

與錢穆父

某啓。久以使客紛紛。不奉書。愧仰不可言。辱手簡。具審  
台候勝常。愛子襁負天喪。想深痛悲。惟深照淨幻。一洗  
無益之淚。至望至望。

又

某啓。兩日台候何如。知藥力已行。必遂輕安。飲食不減。  
否。令郎寫一二字示下。不宣。

與王定國

某啓。罪大責輕。得此甚幸。未嘗戚戚。但知識數十人。緣  
我得罪。而定國為其所累尤深。流落荒服。親愛隔閡。每



念至此。覺心肺間便有湯火芒刺。今得來教。既不見。幸  
絕。而能以道自遣。無絲髮帶芥。然後知定國為偉人。而  
不肖他日。猶得以衰顏白髮。廁賓客之末也。甚幸甚幸。  
恐從者不由此過。故專遣人致區區。惟願定國深自愛。  
重。仍以戒我者自戒而已。臨書悵悵。不知此人到否。猶  
及見仙舟否。匆匆不宣。

又

某啓。賓州必有瘴氣。非有<sub>中</sub>道者。安能<sub>中</sub>體素健。以  
俟<sub>中</sub>否耶。定國必不以流落為戚戚。僕不復憂此。但恐  
風情不節。或能使<sub>中</sub>朕理虛怯。以感外邪。此語甚惡。而情  
到願君深思。

又



某啓。君本無罪。為僕所累。爾想非久。必漸移善地也。僕甚頑健。居處食物皆不惡。但平生不營生計。賤累即至。何所供給。須迹顏淵原憲。以度餘生。命分如此。亦何復憂慮。

又

道術多方。難得其要。然以某觀之。惟能靜心閉目。以漸

習之。但閉得百十息。為益甚大。尋常靜夜。以脈候得百二三十至。迺是百二三十息爾。數為之似。覺有功。幸信此語。使真氣流行體中。瘴冷安能近人也。

與李方叔

頃年於稠人中。驟得張秦黃晁及方叔履常輩。意謂天不愛寶。其獲益未艾也。比來經涉世故。門關四方。更欲



求其似選不可得。以此知人決不徒出。不有益於今。必  
有覺於後。決不碌碌與草木同腐也。迨過皆不廢學。可  
令參侍几研。

與程公密

窮途棲屑。獲見君子。開懷抵掌。為樂未央。公既王事靡  
寧。其亦歸心。所薄。忽遽就別。如何可言。別後亟辱惠書。  
之憂。行有見。竭之喜。但遠德惘惘。未忘于情。新春保練。  
以需驛召。

與毛澤民推官

某啓。公素人來。得書累幅。既聞起居之詳。又獲新詩一  
篇。及公素寄示雙石堂記。居夷久矣。不意復聞韶濩之



唐文苑英華卷之百一  
餘音喜慰之極無以云喻久廢筆硯不敢繼和必識此  
意會合無期臨書惘惘秋暑萬萬以時自厚不宣

與黃魯直

某啓。晁君寄駢。細看甚奇麗。信其家多異材耶。然有少  
意欲魯直以己意微箴之。凡人文字當務使平和至足  
之餘。溢為怪奇。蓋出於不得已也。晁文奇麗似差。早然  
不可直云爾。非謂避諱也。恐傷其邁往之氣。當為朋友  
講磨之語。乃宜。不知公為然否。不宣。

與王周彥

某啓。前後所寄高文。無不達者。每見增嘆。但恨老拙無  
以少答來貺。又流落海隅。不能少助聲名於當時。然格  
力自天。要自有公論。雖欲不顯揚。不可得也。程夫子尚



困場屋。王賢良屈為州縣，皆造物有不可曉者。海隅風土不甚惡，亦有佳山水，而無佳寺院。無士人無醫藥社，門食淡不飲酒，亦粗有味也。目昏倦作書，又以信發書極多，不能詳盡察之，察之不宜。

與子由

某近絕少過從賓客，知其衰懶不能與人為輕重，見顧

者漸少，殊可自幸。昨日偶見子華，歎老弟之遠外久之。蒙見囑聞過，必相告。近者舉劉太守一事，體面極生，不免有議論吾弟大節過人，而小事或不經意。正如作詩高處可以追配古人，而失處或受嗤於拙目。薄俗正好點檢人小疵，不可不留意也。

與程全父推官



康樂公家手翰  
其啓別遽逾年。海外窮獨。人事斷絕。莫由通問。舶到忽  
枉教音。喜慰不可言。仍審起居清安。眷愛各佳。某與兒  
子粗無病。但黎熨雜居。無復人理。資養所給。求輒無有。  
初至傲官屋。數椽。迺復遭迫逐。不免買地結茅。僅免露  
處。而囊為一空。困厄之中。亦何所不有。置之不足道也。  
聊為一笑而已。平生交舊。豈復夢見。懷想清游。時誦佳

句。以解牢落。此外萬萬。以時自重。願回忽忽。布謝。

又

新詩承寵示。格律深妙。非淺學所能。髣髴歎誦不已。老  
拙無以答厚意。但藏之。永以為好。爾忽忽不謹。

與歐陽知晦

聞公服何首烏。是否。此藥溫厚無毒。李習之傳正。爾啖



之無炮製。今人乃用棗或黑豆之類，蒸熟皆損其力。僕亦服此藥，但採得陰乾，便搗羅為末，棗肉或煉密和入，木臼中萬杵，乃丸服，極有力無毒。恐未得此法，故以奉白。

與王仲志

某頓首啓。數日接武，甚幸。辱簡，伏承節後起居增勝。慶

成新句，諸儒殆難繼矣。拙句又謾呈，甚愧不工。忽忽不宣。

與劉元忠

某啓。近別，伏惟起居安勝。短牋不盡意。蔡之柳伯通因會為致，區區歐陽秀才，真談道甚妙，可與閑遊。懷思文忠，愛其屋上烏。况族子之佳者乎。餘冀萬萬，若時自愛。



不一不一。

與姜唐佐秀才

今日雨霽。尤可喜。食已。當取天慶觀乳泉。發建茶之精者。念非君莫與共之。然蚤來市中。無肉。當相與啖菜飯。爾不嫌。可只今相過。某啓上。

與毛維瞻

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牕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間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為愧。想當一笑也。

與賈耘老

僕已買田陽羨。當告聖主。哀憐餘生。許於此安置。幸而許者。遂築室於荆溪之上。而老矣。僕當閉戶不出。君當遍舟過我也。醉甚不成字。不罪不罪。見滕公且告為臯。



末送相子從揚州來

與徐得之

某啓。昨日已別。情悵惘然。辱教喜起。居住佳勝。風雨如此。淮浪如山。舟中搖撼。不可存濟。亦無由上岸。但闔戶擁衾耳。想來日未能行。若再訪幸甚。

又

定省之下。稍葺閑軒。筆瓢雞黍。有以自娛。想無所慕於外也。閩中多異人。隱屠釣。得之不為簪組所縻。儻得見斯人乎。僕益衰老。強顏少留。如傳舍耳。因風時惠問。

與陳承務

孤拙困踣。言無足采。足下獨悅之。少年敏銳。所存如此。實增欽歎。然此事以臨利害。不變為難也。



與任德翁

某啓半月不面思仰深劇辱書承孝履如宜金陵雖久  
駐奉伺不至知亦滯留如此在磁湖峽阻風已累日今  
日風亦不甚順且寸進前去恐亦未能遠也未知德翁  
今晚能到此否傾渴之至謹遣人上問不宣

與米元章

某啓嶺海八年親友曠絕亦未嘗關念但念吾元章邁  
往凌雲之氣清雄絕俗之文超妙入神之字何時見之  
以洗我積歲瘴毒耶今真見之矣餘無足云者不復一  
一七。

又

某食則脹不食則嘔甚昨夜通旦不交睫端坐飽蚊子



耳不知今夕云何度。謝帖既未敢輕跋。欲書數句了。無意思。正坐老謬耳。眠食皆未佳。無緣造詣。當續拜東。不。

與何聖可

辱示朱先生所著書詩詞義深矣。淺學曾不足以窺其萬一。結髮求道。篤老不衰。世間有幾人。而乾繫於此。不。

得一。望其履慕。慨歎不已。久廢筆硯。無以報此嘉貺。益增愧報。

與朱康叔

已遷居江上。臨臯亭甚清曠。風晨月夕。杖屨野步。酌江水飲之。皆公恩庇之餘波。想味風義。以慰孤寂。尋得去年六月所寫一軸。寄去。以為一笑。酷暑萬乞保練。



與晦夫

某啓。辱台教。感服風月之約。敢不敬諾。度公南樓。所謂老子於此。興復不淺。便當攜被往也。

與范夢得

某啓。一別俯仰十五年。所喜君子漸用。足為吾道之慶。比日起居何如。某旦夕南遷。後會無期。不能無悵惘也。

過揚見東平公極安。行復見之矣。新著必多。無緣借觀。為耿耿耳。乍暄。惟順候自重。因李秀才行附啓上問。不宣。

與王敏仲

某啓。得郡既謝。即辭不敢久留。故人事百不周。一方欲奉啓告別。遽蒙惠問。且審起居佳勝。寵喻過實。深荷獎



借且夕遂行。益遠萬萬以時自重。人還忽忽不宣。

與元老姪孫

海南連歲不熟。泉廣海航絕不至。藥物醫酢等皆無。厄窮委命而已。老人與過子相對。如兩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

與程天侔

白露峯新居成。當從天侔求四色果木。太大則難活。太小則老人不能待。當酌中者。

與經山維琳

某嶺海萬里不死而歸宿。田野遂有不起之憂。豈非命也。夫然死生亦細故爾。無足道者。惟為佛為法為衆生自重。



與蘇伯固

到虔日往諸利游覽始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  
何時得與公久聚盡發所蘊相分付耶

與楊濟父

軾與幼子過南來餘留惠州生事狼狽勞苦萬狀然胸  
中亦自有翛然處也

與千之姪

獨立不懼者惟司馬君實與叔兄弟耳萬事委命直道  
而行縱以此竄遂所獲多矣因風寄聲此外勤學自愛  
去歲作試官問史傳中事無一兩人議者可讀史為益  
不小也

與楊元素



城南有亞父塚。然非也。塚在居巢。城北有劉子政墓。昔欲為起一祠。以水火不果。公若有餘力。成之亦佳。城西有楚元王墓。曾出獵其下。石佛山亦佳觀。

與孟享之

今日齋素食麥飯笋脯。有餘味。意謂不減芻豢。念非吾享之。莫識此味。故餉一合。并建茶兩片。食已。可與道媿。

對啜也。

又

僕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耳。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自謂長策。不敢獨用。故獻之左右。往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



與李公擇

其啓示及新詩。皆有遠別惘然之意。雖兄之愛我厚。然僕本以錢心石腸待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填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於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兄造道深。中心不爾。出於相好之篤而已。然朋友之義。專務規諫。

輒以狂言廣兄之意。爾僕雖懷坎壈於時。遇事有可尊。主澤民者。便忘軀為之禍福。得喪付與造物。非兄僕豈發此。看訖便火之。不知者以為詬病也。

與蔡景敷

承愛女遠乘左右。痛割難堪。奈何奈何。區區願公深照。一外雜學。莊周處置為佳也。



答李端叔

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漁樵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輒自喜。漸不為人所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有瘿。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

上韓太尉

蘇轍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隣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



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  
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  
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公。聽其議論之宏辨。觀其容  
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  
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憂。四  
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召虎。而

輒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志其大。雖多而何為。  
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  
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為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  
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  
無憾矣。

答陳師仲



轍少好為詩。與家兄子瞻所為多少相若也。子瞻既已得罪。轍亦不復作詩。然今世士大夫自亦不喜為詩。以詩名世者。蓋無幾。人間有作者。尤足貴也。故僕得其所為。輒諷詠終日。譬如新病瘖人。口不復歌。聞有歌者。猶能手足舞蹈。以自慰釋。足下尚能以五百篇見惠。耶苟有以慰我。不必矜自口出也。

寄歐陽舍人

曾鞏

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當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



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

與王商

比得呂南公愛其文南公數稱吾子至南豐又得黃曦復愛其文而吾子復以文見貶私心喜慰何可勝言惟強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劣所望於三

君也。

與趙昂

王安石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也。以我衆大當彼弱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愈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



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就敢違衆首議，欲為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為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急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愛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違。違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急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

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與吳特起

今歲暑雨特甚，多逃於北山，年老氣衰，復值此非常氣候，殊為憊頓，書不及悉。



答蘇子瞻

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勝感悵得。秦君詩。予不能措。  
葉致遠適見。亦以為清新婉麗。與鮑謝伯仲。不知公意  
如何。

唐宋八家手翰卷下 畢



明治十一年八月廿日御届  
同 年九月三日出版

定價二拾錢

編輯兼出版人

静岡縣士族

村田 徽 典

東京第五大區四小區  
下谷煉塀町五十五番地















